

从苏州古城的保护实践谈起

阮仪三

“苏湖熟，天下足”，历史上苏州是国家的经济中心所在，也是江南地区文化中心所在。苏州2500多年的发展演变，就是文化经济互动的历史，到现在依然如此。文化与经济“双面绣”，是中国名城保护的“苏州方案”，也是可以向世界展示的“中国智慧”。

“江南水乡”这4个字映入眼帘，在人们脑海中就会勾勒出一幅轻柔秀美的风景图。确实如此，长三角地区河网密布，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的结合，形成江南水乡城镇特有的雅致、古朴、幽静的特点。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水乡城镇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生活文化特色，是“天人合一”传统思想塑造的理想人居环境，反映了杰出规划理念和建造艺术价值。

苏州较早制定古城整体保护规划，在保护发展过程中坚持并很好地执行了“保护古城、开发新区”的理念。如今，古城不仅是苏州市的中心，也是江南文化集聚地、人文经济示范区。

苏州古城有14.2平方公里，是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主体。早在1986年国务院批复的《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就确定了“全面保护古城风貌，积极建设现代化新区”的城市建设总方针。2012年姑苏区正式成立，成为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示范区，2020年又被列为第一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示范区。近40年来，苏州古城走出了一条有机更新的城市活态保护之路，保持了完整的城市历史格局与风貌，尤其在建筑高度、建筑风格的管控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古城是一个活着的“生命体”，全面保护古城风貌不是一成不变、什么也不能动，而是要用心、细心、耐心地守住底线，管控变化，守正创新，这样古城保护之路才能越走越坚定、越走越宽广。

在古城保护实践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逐步改善老百姓的居住条件，以整体保护古城风貌为前提实现城市有机更新。我主持的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整治工程，以及更早完成的古城37号街坊（双塔历史地段）更新改造，主要目标都是适合人居与舒适生活，并保持可持续性，形成了“重点保护，合理保留，普遍改善，局部改造”的设计原则。

苏州古城是中国的、世界的，更是“苏州人”的。这里的“苏州人”，包括了出生在苏州、成长在苏州、养老在苏州或者学习在苏州、工作在苏州、生活在苏州、旅游在苏州的所有人。因而，古城保护要为所有“苏州人”服务，要宜居、宜业、宜游。

水是江南地域自然和人居环境的母体，也是江南文化的灵魂。下一步，苏州要建设“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国际旅游目的地”，需要加大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力度，要与周围的无锡、湖州、嘉兴等城市联手，将沿河风光景色等资源充分利用好，生动展现江南文化的多元魅力。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苏州考察时指出：“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不仅有历史文化传承，而且有很高的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

苏州的人文经济学一定要交出更加圆满的答卷。在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进程中，我们需拿出“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干劲来。



营老爷的意趣

陈平原（北京大学教授）

潮汕人的生活节奏与文化趣味，也是其工艺与精神相得益彰的关键。

潮州最有名且规模最大的营老爷，当属农历正月二十四青龙古庙的全城巡游。青龙古庙广场入口立有一座石碑坊，上悬“青龙古庙”匾额，两边的楹联是我撰并书的：“三千里驾临风调雨顺，五百年福佑国泰民安。”自2014年恢复安济王及夫人、二夫人圣驾威风出巡，便成了海内外著名的大型民俗活动。1000多人的巡游队伍，4个小时的文化踩街，沿途展示各种潮州民俗及工艺。虽说打的是大老爷的旗号，但称之为潮州文化大巡游，或许更为合适。

其实，潮州营老爷的真正趣味不在这冠冕堂皇的全城巡游，而是遍布各地乡野的规模较小、自由发挥的游神赛会。此等传统中国极为重要的民俗活动，全国各地都有，只是表现形态不太一样而已。因人力财力逐渐往城市集中，且大型巡游更能吸引观众，因而乡野间的

营老爷似乎就不怎么出彩了。其实不然，那些活动更具原生态，村民可自由参与，因而显得红红火火，用潮州话说，就是“闹热”。

潮州乡间的营老爷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第一，同样祈求风调雨顺，合境平安，但分为文营和武营两种。文营标旗仗仗，鼓乐喧天；武营则没那么讲究，抬起神像就跑，穿街过巷，跳火堆，冲寨门，比拼的是力气与勇猛。不说那属于特例的拖老爷、摔老爷，就说常见的走老爷吧，也都不怎么在意轿子上老爷的威严与神圣，而重在参与者及围观者的欢声笑语。没有那么多装饰性与表演意味，直接且粗鲁，就是和着节奏，不断地喊：“兴啊！兴啊！兴啊！”

朋友听说潮州还有这么原始的游神赛会，很是兴奋，说想组团参观，问哪天最好看。这就说到潮州营老爷的第二个特点：不仅供奉的老爷五花八门，而且祭祀时间不一。潮州有句俗语：“游神正二月。”说的是此地营老爷时间

很长，且具有随机性——每个村庄都有自己认定的守护神，也都有特定的游神时间。

为何选择这一天营老爷，有的说得有道理，有的则无理可讲，反正历代相传，就这样了。记得当地媒体曾列一个表，告知哪天哪乡游哪个神，以便感兴趣的前去观看。后来发现实在太琐碎，也太复杂了。

曾有人建议潮州集中时间及地点营老爷，那样便于发展旅游业。我极力反对，理由是，人家村民之所以踊跃参与，是祈求安康与兴旺，不是为游客表演的。游客可以观赏，但不应该本末倒置。若变成了旅游项目，每天都在游神，表演者以及观赏者很快就会意兴阑珊的。

睇大戏 过大年

曾小敏（粤剧表演艺术家）



▲粤剧《白蛇传·情》选段《钟情》。广东粤剧院供图

是粤港澳大湾区共同的记忆。舞台上，演员身着华丽戏服，演绎的剧目大多是团圆、吉祥的喜剧。像《柳毅奇缘》《五女拜寿》《天姬送子》等等。特别是在粤西一带，春节期间，每个村都会请粤剧团演大戏。有的村与村之间相距很近，真的就像对台打擂台，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这种场景很有特色，既是粤剧在民间受欢迎程度的体现，也是乡村美好生活的一个缩影。

小时候，我第一次跟着奶奶去看粤剧，虽然不记得具体是哪出戏，但场景一直留在记忆里。当时舞台上的灯光很亮，演员们的服装和头饰色彩鲜艳、闪闪发光。粤剧的美，让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

粤剧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根源在于它的包容性和创新性。它既能保留传统韵味，又能不断吸收新元素，适应时代变化。粤剧《白蛇传·情》及同名电影“圈粉”了大批年轻人。这部作品之所以成功，重要的是其内核和价值观念符合当代审美，与观众共情共鸣。“情”的内核让这部作品跨越年龄、性别、地域的界限，触动心弦。其实，所有的创新、跨界融合，都是为了更好地展现粤剧的时代魅力。

近年来，为了让粤剧被更多年轻人喜爱，各方都付出了不少努力。粤剧成为世界非遗后，如何持续整合更多资源，不断扩大观众群？在传播渠道愈发多元的当下，怎样提升粤剧的影响力？这一系列问题的探索和实践，都是全新挑战。

粤剧宛如一艘承载着文化情感的舟船，包容与创新是推动它前行的船桨。满载我们对粤剧的热爱与期待，驶向更广阔的时空。

蛇年新春，岭南大地，“睇（看）大戏”是年节里不可或缺醇厚韵味。大年初三，广东粤剧院的“新年睇大戏”拉开帷幕。

作为广东粤剧院的重要品牌，“新年睇大戏”每年都在广东粤剧艺术中心如期开场，也必然满座。春节期间粤剧院团的演出，俗称春班，可以说是剧团一年中最忙碌之时。今年的“新年睇大戏”我们选择了《刁蛮公主慧驸马》《拜月记》《宝莲灯》《伦文叙传奇》等经典剧目轮番登场。开场大戏《刁蛮公主慧驸马》演绎着凤霞公主与三关主帅孟飞雄这对冤家斗智斗勇、历经波折终成眷属的谐趣故事。该剧自20世纪40年代首演，魅力不减，深受观众喜爱。春节期间，广东粤剧院一团、二团穿梭于不同的城市和乡村，以精彩大戏为观众送上浓浓的年味与新春祝福，让过年更有仪式感。

在广东人的习惯里，过年就是要看大戏。看到大戏，年味才浓。我相信这也

潮州话里，“老爷”为神，“营”则是环绕、周游的意思，也算是古语。游神赛会哪里都有，为何我特别青睐老家潮州的营老爷呢？

前些天回家乡参加古城申遗活动，再次参观潮州市博物馆，发现那些极为精致的金漆木雕，不是神龛，就是神龛。30年前我写《神龛竞演》（《二十一世纪》1995年6月号），描述在东京及京都观看神龛竞演的场景及感受，其中有这么一句：“神龛有大有小，有精有粗，以我家乡赛神的经验，竞演时赛人也赛神。”一般情况下，围观者大都对规模巨大且金碧辉煌的神龛报以特别热烈的掌声，而我则更喜欢那些比较简朴的，因其表演时更自由度与投入感，容易达成“神人和融”的状态。

多年前，我写过《扛标旗的少女——我的春节记忆》（《人民日报》2016年2月22日），提及潮州走在乡村小路或城镇街道上的“选美比赛”加“时装秀”；去年元宵节央视播出的“开讲啦”专题片《文学中的元宵节》中，我专门介绍潮州湘桥区溪口村的“穿蔗卷”活动。事后想想，不止这些，我时常跟朋友及学生吹嘘潮州的大锣鼓、英歌舞、布马舞、潮绣、木雕、花灯、铁枝木偶等，其实大都是围绕营老爷来展开的——起码也是因娱神需要而促使其工艺日臻完美。可以这么说，这活力四射的营老爷，是

我家现在还在保存着我的第一副快板。那真是副好板，被盘得很亮。最开始，家里请老师教我打快板。再后来，我就自己一个人听着天津快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德印老师的作品集学习。我还记得小时候的一个场景：我在那里噼里啪啦地打快板，整个房子，全是回声！

作为天津人，我有太多关于快板的童年记忆了。我参加过一些儿童曲艺比赛。在一次比赛中，我遇到了刘德印老师的弟子，那次我拿了第一名。不过，小时候的我更喜欢第二名的奖品。好像是动画碟片？我只记得当时真的很想和对方交换奖品。与大多数有“一技之长”的孩子一样，我也会在春节串门的时候被长辈叫到前面表演个节目：“竹板那么一打啊，别的咱不夸……”这都是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事。

后来，我将快板搁置了，成了一名演员。前两年，大家让我表演快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些别扭，因为这不是我的专业。直到那年，在海南拍戏，我突然想买副快板。当时，大

我和快板的很多年

胡先煦（青年演员）

大家都以为我在学习新的快板作品，有了“新本事”，其实并非如此，我只是把小时候学过的内容捡了起来。那次，我和自己达成了“和解”。不管儿时学习技艺时怎样枯燥，快板始终是我重要的一段记忆。其实，如果把快板当爱好，它着实有很多乐趣。打快板是挺欢快的事，只是有点“吵”。

对我来说，打快板，如背课文：上学时，也许只是背会了，过了很多年、经历了一些事，才知道那首诗、那句词的分量。

我小时候参与了电影《百鸟朝凤》的拍摄，讲的是唢呐传承的故事。现实中，有些人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慢慢离开这个行业了。据我所知，现在天津打快板的小朋友也并不多。但是，我相信只要人们还记得快板，它就不容易消失。希望大家去了解非遗，还要关注非遗的传承和发展，尽可能地给非遗以支持，给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信心，让大家继续把这些技艺传承下去。传承的人多了，路才会变宽。

最期待的就是看冰灯

武大靖（短道速滑运动员）

一到春节，我最期待的就是看冰灯。我的老家在黑龙佳木斯。小时候，除夕夜刚过，我就赶忙穿上厚棉衣，拉着爸爸去江边看冰灯。那时冰灯制作简单，冰块直接从江里采来，经工匠雕刻成型。冰灯的样子很可爱，有胖乎乎的小熊、跳舞的仙女，还有十二生肖的造型……每一个都饱含着工匠对生活的美好期待和对自然的敬重。虽然天很冷，但我们在冰灯展区里玩得特别开心。大家在冰滑梯上大喊着滑下去，在冰迷宫里找路，这种简单的快乐让我难忘。

因为我对冰灯的喜爱，爸爸还给我做过冰灯——用小塑料桶冻出一个冰罩，扣过来，在里面上蜡，就有了一闪一闪的冰灯。我常常守着它入睡，醒来时冰灯已化为水，那点亮光却一直留在我心里。

后来我才知道，冰雪雕技艺是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冰灯就是最早、最流行的一种冰雕。对我来说，冰雕还有另一层意义。

我从小就学习滑冰。每年冬天，大人们都会做冰道，传统方法是往地上淋水，让水一层一层结冰。刚做好的冰道很光滑，穿着冰鞋上去一滑，冰面就会被冰刀划出一道道痕迹。滑的

次数越多，痕迹越多，冰道就越来越好滑。对于滑冰的孩子来说，这冰道就像我们的“冰雕”。冰雪大世界的冰雕是师傅精心雕刻的，我们的冰道则是靠一次次练习“雕刻”出来的。冰雕完成后会接受各地游客观赏，我们练习的成果，则要通过比赛来检验。

我离开家乡多年，因为训练和比赛的缘故，也很少有机会在家过年了。在队里度过春节时，吃着队里的年夜饭，看着赛场上的冰道，我常常想起童年的除夕夜，想起守在我床前那盏爸爸亲手制作的、简陋却温暖的冰灯。

今年春节前，有机会再回到家乡的冰灯展区，我发现冰灯又大了精致，还融入了现代科技和光影艺术，晶莹剔透的冰和光影相拥在一起。更让人高兴的是，冰灯不只是让人观赏，还形成了融合文化、旅游、商贸的节庆活动。一些以前靠捕鱼打猎为生的老人，现在也参与到冰灯制作和旅游服务中，生活变得更好了。

最近，哈尔滨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冰雪之美、冰雪运动日益受到大众关注。愿家乡的冰灯一直闪耀，扮靓欢乐、充满希望的节日，也装点着我们越来越美的日子。

上新了！寻“蛇”——藏在山西博物院里的“蛇”

蛇，这一神秘而古老的生物，宛如灵动的文化密码，穿梭于岁月长河，烙印在华夏文明的诸多角落。它有时是祥瑞的象征，又蕴含着神秘的力量，在神话传说与民间信仰中占据独特地位。山西博物院，珍藏着无数跨越时空的珍宝，其中隐匿着诸多与蛇相关的文物。

▶这是一件夔龙纹虺陶模。古人铸造青铜器的最初“蓝图”是模范。陶土制成的模范，虽质朴无华，却暗藏玄机。细微处，蛇形纹样若隐若现，那是工匠在塑形时精心勾勒的初稿。从泥坯到铜器成型，蛇迹贯穿始终，它不仅是工艺步骤的记录，更是古人对完美造型执着追求的见证。



◀这是一件蟠虺纹龙形玉佩。蛇形玉器以其细腻雕琢，将蛇的柔美、灵动与玉的高洁、温润交织，演绎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与精神寄托。



▲山西岱庙天齐殿选材图。彭明浩供图

我国古代建筑的首要特征是“以木材为主要构件”，然而长期以来，除“北松南杉”的大体印象外，我们对我国古建筑究竟使用了何种木材并不十分清楚。

山西南部是我国早期建筑保存最多的地区。长治、晋城、临汾、运城这4个市约存元代以前木构300座，占我国早期建筑的一半有余。借助“山西南部早期建筑保护工程”修缮的机会，我们发现，这一地区的建筑选材在金元时期发生了巨大转变。

通过40余处相关建筑案例的系统考察，可以发现金元时期山西南部古建筑一改唐宋以松木为主体木料的传统，大量使用杨木，也普遍使用槐木、榆木、栎木、椿木等木料。以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创建的万荣稷王庙大殿为例，松木是该殿普遍使用的材料，反映了松材作为早期建筑的良材被广泛使用。而除此之外，该殿斗拱中所有的节点构件——斗，均使用槐木。这一现象不仅限

杂木如何成良材

彭明浩

于山西南部，也见于唐代佛寺东大殿与北宋晋祠圣母殿，可见这是当时匠人的共识。

这种选材变化与自然环境影响紧密相关：松木劲直，是建筑营造活动的优先选材，但积年方成大料，随着人们大量采伐，建房、烧炭，唐五代时期山西南部大多数丘陵、近山地区的松林就已遭到破坏，至宋，大部分地区“松山大半皆童矣”。由于松林资源的减少，人们不得不选用日常常见的乡土树种。而这一地区，杨、榆、槐、椿最为普遍，它们生长能力强，易于选取，但分布零散混杂，不易于批量砍伐加工，因此建筑选材上材质规格不一、比较繁杂。

乡土树种代替松木，给这一地区的建筑带来了两点明显变化。一是结构做法的改变。宋代以前，建筑主体构件选用松木，其树干通直，适合加工为断面是长方形的规整构件。由于选材较为单一，各构件断面尺度相当，逐层向上叠累，无明显主次之分。金元时期，大型承重构件如柱、梁、额等改用杨木，为了弥补木材质软易腐等材性上的欠缺，尽可能保留材料原来的体量以增大受力，构件变得粗大壮硕，断面尺寸为拱、枋等其他构件的数倍，斗拱在建筑中的结构功能逐渐弱化，形成了较为简练、直接的主体框架。这直接影响了明清建筑的结构体系。

二是施工方式的改变。工匠不再将大材加工为方直构件，而是顺应树木的自然走向，保留

了大量弯材。且由于选材杂乱，即使同一排檐柱，柱径也会有大有小，同一列梁架，梁身也会有弯有直。这导致与这些主体构件交接的辅助构件都需灵活调整。

贾思勰《齐民要术》载：“白杨，性甚劲直，堪为屋材，折则折矣，终不曲挠……凡屋材，松柏为上，白杨次之，榆为下也。”现存山西南部历经七八百年的金元木构尚保存大量杨木构件，也说明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成就杨木的背后，是我国传统工匠基于其材料的特性，所采取的适应性加工和改造手段，甚至为此调整了结构做法和施工方式。

良材难觅，杂木也可充用栋梁，但更依赖良匠的拣选和加工。



本版邮箱：ysbjs@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王 璠
版式设计：张丹峰